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十五回 姜文龍奉命接姐 何家口惡賊行兇

話說石祿伸手接過雙鏢，來到當場舞動起來。有詩為證：雙鏢一對上下分，挨幫擠靠去贏人。流星趕月朝前走，四面翻飛護自身。他施展起來。老王爺一看，只見他使得嗡嗡風響。石祿是家傳的武藝，奧妙無窮。當年石錦龍少年時候，掌中一對雙鏢，壓倒天下英雄。那時左雲鵬號號，人稱「聖手飛行」。這才傳給石祿，他自己換稜角式的兵刃。上下各有一個尖，外有護手，頭前尖上有個倒鬚鉤，為是掛著五節鞭，暗藏半套點穴。此事不提。且說石祿練完了雙鏢，站在殿前。他氣不湧出，面不更色。王爺說：「石祿，你放下鏢，打一趟拳，與本爵解悶。」石祿說：「遵諭。」當時將雙鏢收好，打了一趟羅漢拳，八八六四手。往那裡一站，是站如鬆，蹲如弓，走如風。石祿雙手一伸如掌，當時施展出來小巧之能。拳如流星腿如鑽，腰如蛇行眼如電，往前一躡一丈五六，往後一退有八九尺，往左閃身有六七尺，往右一躡也有八九尺，往上一跳也有一丈二三，往下臉皮能擦地皮走。老王爺雙眼全看花啦。當時一干老少英雄，以及站殿健將，全都看怔啦。石祿收住了拳腳式，來到虎頭桌案以前，說道：「老王爺的石祿，我已將拳腳練完了。」王爺說：「好！」遂叫道：「劉義士。」劉榮趕緊答言說：「子民在。」王爺說：「你將石祿帶回他家，令他母子相逢見面。與馬氏說明，本爵今天上朝，將你大家請回寶鑑之事奏明。聖上旨下外州府縣有缺即補。各人每人五兩紋銀，做為路費。」眾人聞言，一齊謝恩。王爺又說：「你們眾人出去沐浴去吧，叫人包下一個堂子。你等大家在本府多盤桓幾日，再走不遲。」大家道謝。當時下來，到了外面。李明便出去，找了一家乾淨堂子，貼了官座。眾人是吃喝完了一散逛，倒也逍遙自在。何斌說：「列位伯父、叔父、哥哥、兄弟，咱們何不趁著有功夫，前往興順鏢行看看去呢？」眾人說：「好。」當時一齊來到興順鏢行。那馬家弟兄，正在門前站立。登山伏虎馬子登，下海擒龍馬子燕，鏢行水面的兩個伙計。早面的還有兩個伙計，是柳金平、柳銀平。馬子登忙命馬子燕：「趕快進去報告□位達官，就說鏢行眾位老少英雄駕到。」子燕答應，到了裡面向□位達官一說。當時蔣兆雄等，一齊迎了出來。到了門外見了眾人，說道：「列位哥哥兄弟，我蔣兆雄正要到王府看望大家。」將眾人讓到裡邊。認識的見禮，不認識的主兒，自有引入見施禮。其中魯清杜林二人，偷看□老臉面，變顏變色，氣色不正。爺倆坐在旁邊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。我看□位老伯，臉色更改。不知內中有甚麼細情？」魯清說：「咱們暫且聽一聽再作道理。」少時那蔣兆雄向丁銀龍道：「丁大哥，我聽鏢行回來的伙計說，您大家在中三畝園拿普蓮，三寇與鏢一齊入都。」銀龍道：「逃走二寇，只有一賊入都。」蔣兆雄說：「那就遙遙相對啦，昨夜內鏢店滿都沒睡覺。」銀龍說：「為甚麼呀？」蔣兆雄說：「昨夜查完了賬，我們正在睡覺。」說到此處，不由咳了一聲，眼淚在眼圈中。又繼續地說道：「我那把弟何玉來啦，渾身是血。他向我說：『大哥呀，你必須替我報仇，殺奔西川。因為中三畝園拿普蓮，逃走二寇。誰知他等去而復返，我人單勢孤，所以遭不測。請兄長務必替我報仇才好。那二弟與您姪男，隨同入都，家中無人。』說到這裡，他回身就走。我上前一把沒拉住，連茶盤子全都碰在地上啦。當時將我驚醒，我們全都醒啦。」說到此處，向何凱與何斌道：「二弟，人家解送賊寇，你們爺倆個作甚麼來？即或作個一官半職的，也不如在外保鏢好哇。為人只要一作官，就容易有大凶大險。你可知樹大招風，官大有險。」孫立章道：「哥哥不過有這麼一想，他們以為由王府得出一點東西來，不是一種臉面嗎？」蔣兆熊說：「老五你那裡知道，得東西來好呢，可還是家中沒有大凶大險好呢？再者說，不會將花名寫好，交給李翠、雲龍，拿回王府？那王爺不會虧負大家，由王爺賞下鏢行的旗子來，那時咱們有多大的臉面呢？而今依我之見，你們大家千萬別在此處玩耍啦，趁早回去吧。我弟兄□人隨後就到。不是別的，我聽他說的那一話，我是放心不下。」杜林道：「蔣老伯，我那何大伯說了句甚麼話？」蔣兆雄說：「他說今生今世，已無話可說啦。這一句真是不良之兆。你們就趕快的回何家口吧，我等隨後也到何家口。與其有事沒事，我們年歲已高，說一句話是少一句啦。你們也趕緊走吧，我越瞧你們，我心中越不痛快。」大家一聽，心中也是掛心，當時眾人出了鏢店，回奔王府。

到了外回事處，天色已晚。掌上燈光，擺上酒席。何斌與大家斟酒，到了自己的酒杯，剛一倒上，那酒在杯中竟滴溜溜亂轉。何斌忙向大家一擺手，眾人不知何事。魯清挨著他坐，忙問他何事。何斌用手一指酒杯，魯清看明。一看自己杯中，是昂然不動自己忙取出銀針一試，並沒有毒，不免納悶。此時石祿在那邊，忽然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大何，你別走呀！快來喝杯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祿，我看見他啦嗎？」石祿說：「看見啦。他衝我一指脖子，那裡有苦水兒。然後回頭就走啦，並沒進來。」大家一聽全都怔啦。何凱、何斌、石俊章等，爺幾個不由得一驚。何凱說：「何斌你把酒杯拿過來我看。」何斌當時送到他面前。何凱用手擋著燈光，細看杯中。那酒花真是團團的轉。那邊石祿嚷道：「峰子你拿冰鑽打了大何，小子你往那裡跑。」魯清道：「你看見了嗎？」石祿說：「看見啦。分明他脖子上有血口嗎。」何凱聽見，酒杯落地，摔得粉碎。杜林道：「嘔！這可是不祥之兆。」何斌一聽此言「撲咚」一聲，就死過去啦。大家忙上前攔叫，人聲喧嘩。裡面的李明可就聽見了，連忙出來，到了外回事處。說道：「你們眾人千萬的別吵啦。不是別的，王爺這次賞賜大家，完全是一種體恤。那石祿是上人見喜，所以優待你們，可也要慎重才好，也別這個樣的吵嚷啊。倘若王爺怪罪下來，那時何人擔待呢？」丁銀龍道：「管家大人不知，他是有這麼一件事。」說著便將經過詳細說了一遍。李明一聽也怔啦，遂說：「那麼叫石祿走，必須明晨他見王爺，必須如此如此說才好。」眾人一聽很對。當時眾人也不得吃啦，酒席撤下。李明回轉內回事處，他們這裡張羅明日動身。魯清道：「明天你見了王爺，必須要這樣的說。要不然王爺不叫走。」石祿說：「不叫誰走哇？」魯清道：「我們全走，不叫你走。」石祿說：「我還找峰子去呢。他拿冰鑽把大何咬啦！大何是我養活的。他跟我爹常在一起。」魯清說：「是啊，你得給他報仇。千萬記下啦，必須這樣說。我們就可以一同走啦。」當下計議好了，大家安歇。一夜無書。

次日天明，王爺下早朝回頭。轎子落平，王爺下了大轎。李明便將大家告假之事，對王爺細說一遍。王爺點頭，轎子搭到一旁。王爺升了銀安殿，當時傳諭，他命眾人一齊上殿。李明說聲「遵諭。」這才來到外回事處，說道：「魯清。王爺諭下命你們大家上殿回話。」魯清說：「列位，還是照樣的收拾吧。」眾人答應，這才通盤收拾齊啦。魯清道：「石祿你可記住了那些話，好回稟王爺。」石祿說：「是啦，我記住了。」魯清又說道：「丁大哥，少時還是您一個人回話。劉大哥，王爺若不叫石祿走，您可以這麼這麼的一說，王爺自然就許可啦。」劉榮點頭。眾人這才一齊來到銀安殿，跪倒行禮。王爺命大家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適才本爵上殿，聽李明所提，你們大家與本爵告假，所為那般？」丁銀龍回答道：「王爺有所不知。皆因拜弟何玉出頭聘請山東各達官，捉拿普蓮。不想當場逃走了黃雲峰、黃段峰，我等眾人押寇入都，那何家口能人特少。恐怕二寇勾結同黨，前去報仇。昨夜晚飯，又有摔杯之兆，這實在是凶多吉少。子民放心不下，因此向王爺駕前告假。回去望看。」王爺說：「你們大家免禮平身。」大家站起。王爺心中暗想：那何玉一來為鏢，二來為救李翠、雲龍，才出頭協力相助。如今賊鏢入都，難免漏網之賊，前去報仇。這時石祿雙膝跪倒，口中說：「王爺在上，老王爺的石祿與王爺叩頭。昨夜晚間，在外邊睡覺，我老娘叫我來啦。我回家問一問我老娘，我在府內當差，我老娘要叫我來，我在您駕前當差。我老娘要不叫我來，等我老娘一死，我必定上王府來當差。王爺的石祿與您叩頭啦。」王爺說：「劉達官。」劉榮上前跪倒說道：「請示王駕千歲，有何諭下？」王爺說：「本爵的石祿，他回家看望他娘親。你可以替我告知馬氏，就說本爵提拔石祿，外州府縣有缺即補。」劉榮點頭遵諭，叩頭致謝說：「王爺您賞我們大家全臉。」王爺當時又賞給每人紋銀二百。王爺說道：「劉達官，你對馬氏說好，石祿在王府等候實缺。倘若金闕寶殿以前。若有缺，那時哪裡去找石祿？」劉榮說：「王家千歲，到那時如有缺時，請您諭下，派人到濟南府漣水縣，東門外何家口，中街祥平店，與我大家付一信。我必與您找來石祿。」王爺道：「若是府中有事，要找你們眾人呢？可上那裡去找？」劉榮說：「王爺也可以叫人到祥平店，一說便能通知我們。」王爺說：「那店裡東家與掌櫃係何人呢？」劉榮道：「那是草民的盟兄何凱所開。」王爺說：「那就是啦。」又問石祿道：「石祿你願意在本府當差不願意呢？」石祿道：「王爺的石祿，願意在王府。我想見一見老娘，說是這紅的是

老王爺給的，那銀子也是王爺給的。老王爺愛石祿，我給你叩頭。回家見我老娘，我告訴此事。叫我來我就來。不叫我來時，只好容我老娘死後，我再來與老王爺說話。」王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：石祿雖然呆呆傻傻，此人是天大孝格天，令人可喜。當時賞了他與劉榮盤費五百。王爺說：「李明，本爵賞他們大家平安酒席一桌，令他們平安到家。」大家一聽，連忙跪倒行禮，致謝王爺。石祿也跪倒行禮，叩謝王爺贈馬賀號賞銀子。

大家等然後隨著李明，一齊往外走，來到外回事處。李明打發人到了□字街，字號是「雙寨永」酒樓。要來上等酒席四桌。石祿自己點一桌，大家吃那三桌。杜林說道：「大伯父，瞧起來不在人長得怎樣。您說我與我魯大叔父，論口才、論心功，哪一樣不比他強呢？不過他的造化大，那王爺只是喜歡他。」這邊李明對劉榮說道：「劉大哥，你要到了石家鎮見了我那兄嫂，給帶去口信，問他老夫婦好，就說我在府中很忙，不得分身前去拜見。我那兄長對我實有救命之恩。」劉榮點頭答應。李明又說：「列位哥哥兄弟，以後無論那一位有事，盡管前來找我。我在王爺駕前說一不二。自有相當的幫助。何二哥到家中，如無有事，那是大家之福。倘有何事，趕快給我來信，我自能幫助一切。」眾人說：「是。那是一定拜求大人的。」魯清說：「管家大人，我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，拜求於您。」李明問甚麼事。魯清說：「我們大家要請您代為稟報王爺。如今賊鎧已入都，那李翠、雲龍他二人的家眷呢，仍在南牢，務必請放出來才好。」李明說：「你們大家在此等候，待我再往裡回稟，就說石祿求見。」又向石祿說道：「石大哥，少時上殿，你給李翠雲龍他二人去求情。請王爺將他二人的家眷，放出南牢。」石祿說：「杜林呀，我跟老王爺去說，老王爺就得賞咱們全臉？」杜林道：「那是當然。你要到上面，必須這麼這麼去說，自然能成。」石祿點頭答應。李明這才往裡回話去了。魯清道：「李翠、雲龍，這王府的飯可不是你們二人吃的，這是仗著石祿的面子。容等出了南牢，那時你可以回稟，就說你老娘驚嚇失魂，臥牀不起，趕快回蒲江縣原籍，千萬別在王府當差啦。」李翠二人一聽，說道：「魯大哥。想當年我二人入府當差，也算是一僥倖。」魯清說：「不然，那也是你們的運氣。不過有一節，你等弟兄藝業淺薄，打出來這麼一拿普蓮，外頭名聞很大。倘若以後賊人再來王府，有意外的行為時，那時恐怕你二人全家性命難保。」李翠雲龍連忙說聲「是。我二人自然辭退。」他們這裡說閒話。那李明來說：「王爺有諭，令石祿銀安殿相見。」石祿說聲「遵諭。」便隨他來到了裡面，到了銀安殿，石祿跪倒行禮，說：「老王爺在上，王爺的石祿與老王爺叩頭。」王爺說：「石祿，你見本爵，有甚麼事呢？」石祿說：「賊寶入都，您得開恩。您將李翠雲龍他二人的家眷，給放了出來呀，別在裡頭收存。」王爺說：「石祿，不用你惦念此事。你們大家就走吧，你們走後，本爵一定將他二人的家眷放了出來。」石祿道：「老王爺，那李翠的老娘，就如同我的老娘。放出來之後，老王爺的石祿，那時回家看完老娘，我就回來。老王爺要是不放，我就不回來啦。」說完磕頭。王爺一看，心中甚喜。知道他心中實誠，作事認真。說道：「石祿啊，你起來吧。本爵已賞你全臉，提出他二人的家眷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老王爺給他那塊諭呀，要不給，王爺的石祿跪死也不起來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先起來落坐講話。」石祿說：「您把那塊諭給李明，我就起來。」王爺一看，他為朋友就能這樣的努力，其情可憐。當時下諭，命李明傳諭南牢，將李翠、雲龍的家眷放出，無他等之罪。石祿說：「王爺，我得隨李明前去，看一看我那大娘，」王爺說：「好。李明你就帶他去，前往探牢。」李明遵諭，這才帶著石祿離了王府，來到了三法司。叫石祿在外回事處相候，他一個持諭來見牢頭。當時便開了南牢，將他婆媳三人放了出來。問道：「大娘。他們可曾與您氣受？」李母說：「並未與我氣受。待我如同李翠待我一樣，這也是管家大人托付之意。」李明當時便僱來一輛車，將他們送回三元店。李明回到王府，來到外回事處，對大家說明。魯清道：「李翠、雲龍，你二人跟著石祿與管家大人，見了王爺必須要如此如此的一提，才好。」二人點頭。

當時跪倒行禮。李明說：「回稟王爺，奴才領了王爺的諭，去到南牢，放出李翠雲龍的家眷。」那李翠道：「王爺在上，奴才李翠雲龍叩謝您天高地厚之恩，放出我的家眷。可是奴才的老娘，是驚嚇失魂，臥牀不起。惦念山東青州府蒲江縣，故土原籍。請示王駕千歲，您開天高地厚恩，放我送回我老娘，或好或歹，那時再回府當差。」石祿在旁說道：「李翠雲龍，你二人盤費若是缺少，可以說明。」李翠說：「回稟王爺，奴才的盤費，是分文無有。」王爺說：「好。本爵賞你紋銀五百，作為盤費，送你娘親回籍。在家好好的伺候你娘。容等日後將你娘送終，那時再來本府當差。」又叫道：「石祿。」石祿說：「王爺的石祿在。」王爺說：「本爵再賜你紋銀五百。」石祿說：「王爺您別給啦，王爺的石祿還有錢啦。您再給，您再給，那銀子太多啦。」王爺一聽，他為人寬洪量大。日後倘若鎮守那個海關海口，一定是公正無私。此人是俠肝義膽。遂說道：「石祿哇，你要回家望看你老娘，可要急速回來。朝中有旨，你是有缺即補。」石祿說：「老王爺的石祿遵諭。」王爺說：「李明，本爵賞他白銀五百。」石祿說：「王爺的石祿，謝過了王爺。給了錢，又給錢。您的錢多啦，全沒地方花去，都給王爺的石祿啦。我到家說去，老王爺愛我，說老王爺，我老娘也愛我。」王爺說：「是啦。你就家去吧。」那李明在一旁看著，知道王爺是戀戀的不捨石祿。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入府當差一□四載，王爺都沒對我如此。不想石祿，與王爺有緣，再說也是他的福分造化，那可是人都比不了。想到此處，這才將他三人帶了出來。見了劉榮，便將王爺所說的話，對他一提。劉榮點頭。魯清說：「李翠、雲龍，我罰徐立那一套大車，送給你啦。你省得僱車啦。」當時命差人，出去傳話把那輛大車套好，趕到三元店。李翠二人當時謝過了魯清。又說道：「諸位哥哥兄弟替我二人舍死忘生，捉命普蓮。如今賊鎧已入都，我家眷也出了險地，實在令我們感激列位的恩德。我弟兄行禮致謝了。」說著施禮。魯清道：「你二人不用客氣啦。不過歸途上進了山東地面，你們多要留神。夜間可以分出前後夜來，小心在意，千萬記在心中。」李翠雲龍二人謹遵台命，領車輛走。暫且不提，日後正北大連口二次出世再表。

如今且說丁銀龍等眾人，早有人將他們馬匹備好。魯清說：「管家大人，草民等跟您告假了。回頭在王爺駕前，多給美言幾句。」李明道：「不用列位囑咐，請登程吧。」大家通場出來。石祿一看各人全有馬，唯獨自己的馬沒有。忙問道：「李明啊，怎麼大家的馬全在這裡，怎麼我那匹老黑沒有哇？」當時有當差的說道：「管家大人，是人的馬全能備，惟獨王爺中的那匹黑馬，是人也不能切近於它，它是連蹄帶咬。自好請石爺自己去備吧。」李明說：「石祿啊，那匹大老黑必須你親身去備，別人不敢動。那匹馬是老王爺給你啦，誰備它咬誰。就是你備它不咬你。」石祿說：「就是我備它不咬。小何呀，我把那匹馬給你啦。泥鰍要是你要你可別給他，叫他找我來。」何斌說：「二哥我謝謝您啦。」遂說：「魯大叔我把我那匹青馬給您啦，那一匹馬全比您的馬快。」魯清說：「何斌這匹馬你不要啦？」何斌說：「我不要啦歸您啦。」杜林說：「何大哥，您的馬給我魯大叔啦？他老人家那匹馬沒有人要，您要騎這馬，我給您起外號。」魯清說：「起甚麼外號啊？」杜林說：「原來是大肚子蠅蠅虎，這馬又名叫瓜達青。」說話之間，眾人各接馬匹。石祿手提皮搭子，來到鐵屋。那黑馬見了石祿是灰灰亂叫，踢跳咆哮。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。它是說主人你來啦。石祿一見說：「老黑你跟我說話呢？咱們要走啦。我跟老王爺哪裡告了假啦，走啦咱們。」說著話他進去解了下來，往外拉著走。那馬往後打坐坡不走。石祿說：「你不愛走要在此住著呀？」說話之間，伸手揪住門鬚，往出就拉。口中說：「老黑你跟著我走吧。這屋子給你留著，這些日子咱們還來呢。」那馬野性不退。石祿的藝業降人，這才將馬拉了出來。到了王府門外，東邊有上馬石，他才騎上了。眾人一齊拉著馬，拴紮好了東西物件。那李明帶著□二名健將送大家，直到了東門以外，關廂東口啦，他還往下送。當時魯清等眾人站住相攔，說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總須一別。管家大人請回吧。咱們是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吧。」李明說：「是，何二哥，您到家中，無事便罷；若有事時，千萬給我來信。」何斌說：「就是吧。」說完話大眾告別。

那李明帶人回歸王府不提，且說他們眾人，往下趕路。一路之上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這天走到半路之上，石祿這匹馬腳急，遂說道：「大清啊，我可不能跟你們一塊走。老黑腳急，咱們小何他家見吧。」魯清說：「那可不行。」石祿說：「怎麼不行？」魯清說：「你不認識道。」石祿說：「我這個老黑他認得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別瞎說啦。它入府八年，怎麼能認道呢？」石祿說：「不行，它要撒鴨子，咱們還是小何家中見吧。」杜林說：「石大哥咱們一塊走，你不認得道。」石祿說：「趴著吧小棒錘。不是一直往東嗎？走吧咱們往東呀。」說著喝了一聲，那馬似飛是的，就一直往東跑了下去。杜林與魯清有個小詼諧，說道：「劉大叔。我石大哥可開下去啦。我魯大叔連攔都不敢攔，石祿可不是他請出來的。在山東地面，蓮花黨可全認得他。我看他若是有個

一差二錯，您可怎麼見我那石大娘？您請他之時誇下海口。如今他獨自一人跑了下去，我看您怎麼辦？我魯大叔這是給您一手兒。」劉榮忙往前一看，那馬已然跑的很遠。遂說：「魯清，咱們哥倆個後會有期。你這是候我劉榮的脈。」魯清說：「兄長，您不是叫閃電腿嗎。何不追下去呢？」劉榮道：「我雖然腿快，他這是寶馬，我追不上啊。他走你怎麼不攔著點呢？這要是有個一差二錯，我怎麼對馬氏？」魯清道：「劉大哥，您不用著急。人怕久挨金怕練。石祿他那一對雙鎗，是人難敵。」劉榮道：「雖然那麼說，可是我心中究竟還是放心不下。咱們大家何家口見吧。」說完他就追下石祿去了。暫且不提。

如今且說丁銀龍等眾人，往下趕路。饑餐渴飲，曉得夜住，非只一日。這天來到何家口切近。眼前有片鬆林，從林中出來了□幾個人，正是鏢店中的伙計。他們見了眾人，雙眼落淚。說道：「二位達官爺您回來了，少達官爺也回來了。我告訴您一件事，您可別著急。」此時眾人俱都翻身下馬。何斌上前一把抓住伙計，急忙問道：「你快說家中有甚麼事啦？」伙計說：「少達官，您可千萬別著急。我家老達官，受了一鏢三刀而死。」何斌一聞此言，翻身跌倒，絕氣而亡。那何凱是木雕泥塑一般，躺在那裡。此時那九名伙計是抹頭就跑。杜林一見，甩了大衣搭在馬的鞍子上，飛身追了下去。來到切近，從後一腿，將這個伙計踢倒，按住就給捆上啦。說：「你起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那個伙計爬起來，說道：「杜老爺你怎麼捆上我呀？」杜林道：「不捆你，你就跑啦。小子你隨我上林子裡來。」他把他帶到林中來問，那林外眾人喊叫何斌，大家再解勸何凱。魯清道：「二哥您也不用著急。想當初咱們在店中，誇下海口。如今果然事情出來啦，那沒別的可說，我自然得設法報仇。我要是袖手旁觀，是對的起活的呀，還是對的起死的呢？再者說也對不起那神前一股香啊。」何凱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全憑賢弟拔刀相助。」這個時候，何斌已然緩醒過來，跪在魯清面前說道：「魯叔父，您千萬的幫助我報仇，令孩兒我成了名。」魯清說：「是啦。何斌你起來吧。」說著他也追入林中裡去問那個伙計：「家中出了甚麼事？你要從實說來。」那伙計細說了一遍。魯清道：「就死了我拜兄一人嗎？」伙計說：「對啦。就死我家大員外爺一人。」魯清又問道：「我那嫂嫂怎麼樣？」伙計說：「那倒沒事。自從您諸位走後，來了河南姜家屯的姜氏二弟兄。一位是神槍將姜文龍，銀槍將姜文虎。奉母命套車來接他姐姐何門姜氏。」

他們為甚麼來的呢？有個原故。原來他二人在河南家中，給他老娘辦壽日。文龍有一女，年方七歲，名叫姜玉花，讓家中婆子帶他出去玩耍。婆子沒留神，把玉花給丟啦。這個婆子是個義僕，自己怕對不住主人，便在影壁旁一顆棗樹上吊死啦。那姜門封氏老太太，惦念玉花，終日茶飯懶用。有家中管家看見婆子上吊，急忙稟報了主母。老太太說：「把她卸下來，給他一口棺材埋了去吧。」僕人將那婆子埋葬不表。那姜氏弟兄在外尋找此女，各處找遍，是蹤影不見。後文書二龍山竹子島，那裡有個楊玉花，就是此女。姜文龍轉過年來又給老太太辦壽日。老太太心中難過，這才命他弟兄套車趕奔何家口。「到那裡將你姐姐，以及你那外甥男外甥女接來，與老身解悶。」弟兄二人奉命，到後面先囑咐他妻，說：「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，去到何家口，前去接咱們的姐姐，連何斌何玉蘭，一同接來，好與娘親解悶。你姐妹二人在家侍奉老娘。」那徐氏點頭應允。姜文虎也照樣囑咐他妻鄒氏一遍。弟兄二人這才套車輛備馬，離了姜家屯。

來到黃河南岸，過河到了北岸。先把錨扔上岸，搭上跳板，車輛馬匹人等棄舟登岸。二人飛身上馬，一直來到何家口。一進西頭村，路北吉祥老店，兩個人下了馬，扔到車上，上前叫門。裡邊有人問：「是誰呀？」姜文龍說：「是我。」何忠一聽是他弟兄，連忙開了門，上前行禮，說「我當何人，原來是二位舅爺來啦。」文龍忙將何忠攙起，說聲「老哥哥，快請起吧。」何忠說：「二位舅爺您往裡請吧。」文龍說：「老哥哥給回稟一聲。我那姐姐禮路太多，愛挑禮。」何忠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當時到了裡面，回道：「主母，外面二位舅爺來啦。」何門姜氏一聽，連忙迎了出來。他弟兄二人，上前跪倒行禮。說：「姐姐在上，我弟兄二人與姐姐叩頭。」何姜氏說道：「二位兄弟請起吧。老娘親可好？」文龍說：「好。」說話之間，姐弟三個人，向裡院行走。何忠忙去打簾子。文龍道：「娘親舊病復發。」姜氏道：「難道說是我那二位妹妹氣著了娘親不成？」文龍道：「並未氣著老娘。只因您那姪女玉花丟啦。老娘親想她過甚，因此臥病不起。」姜氏道：「怎麼丟的呢？誰給帶出去的？」文龍道：「是家中婆子帶出去遊逛，中途丟失。那婆子自覺無臉來見，她便在牆角樹上吊死了。」姜氏咳了一聲，又問道：「那麼你二人來還有甚麼事嗎？反正不能為此，套車輛來給我送信吧。」文龍道：「是。我二人奉了老娘之命，特來接姐姐與甥男甥女來啦，好與老太太分憂解悶。」姜氏道：「現下家中缺少人，我要一走，家中就無人料理了。」文龍道：「我那何二嫂夫人呢？」姜氏道：「早已故去了。」姜氏又叫何忠：「你去把達官爺叫了來。」何忠來到外面，夠奔祥發店，就將何玉找了來。

主僕二人回到吉祥店。何玉問道：「有甚麼事叫我呢？」何忠道：「這不是河南姜家屯二位舅爺來啦。我家主母叫我請您，有事相商。」何玉說：「是啦。」急忙進到店中，高聲說道：「二位賢弟來啦。」屋中文龍文虎一聞此言，連忙迎了出來，上前跪倒行禮。何玉忙用手扶起，說道：「我那岳母，他老人家可好？」文龍說：「好。」何玉又說：「我那兩位妹妹可好？」文龍說：「承問承問，全都問您好。」當時他三人來到屋中。姜文龍便將丟姑娘之事，以及老太太想病了的話說了一遍。便問何玉道：「姐夫，我那外甥何斌，跟那徒弟們，上那裡去了？」何玉道：「他們人都交寶鏢去啦。」文龍道：「那路的賊人盜去寶鏢？」何玉道：「乃是西川銀花溝的，在咱們屯龍口打虎灘為首。」姜文龍道：「將山寨攻開，就拿住了啦嗎？」何玉道：「聘請咱們山東地面各位賓朋，雖將山寨攻開，可沒拿住他，他逃啦。得了一件寶鏢是假的，多虧來了兗州的一位朋友。」文龍說：「是那位呢？」何玉道：「便是那杜斌。他兒子泄機中三畝園，這才大家到那裡將他擒獲，得了賊鏢，逃走了雲峰段峰。您弟兄不來，我還要把你姐姐送走啦。」文龍一聞此言，看他雙眼發直，一定心中有事。原來何玉與姜氏，夫妻感情最好。姜氏便說道：「員外爺，我走之後，誰人與你料理家務啊？咱們那妹妹是故去了，婆子丫環怎麼能成呢？」何玉說：「就皆因逃走了黃家二寇，我怕他們去而復回。那西川路的淫賊，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莫若你帶著姑娘，婆子丫環們走吧。同著二位兄弟回到姜家屯，見了我這岳母老人家，多多問好。」姜氏道：「我們一走，真叫人放心不下。一來咱們孩兒何斌未在家，三個徒弟也沒在家，二弟何凱，也進京啦。家中無人庇護於你。他們全走了，逃走二寇，你們當時沒對我說呀。」何玉說：「當著許多人，我要一說，那倒顯見我是畏刀避箭怕死貪生。夫人你就跟二位兄弟走吧，你若是不走，倘若群賊來啦，我一個人戰住他們。真有個一時防不到，他們到了後面，我就得吃了大虧。莫若你們先回姜家屯去住著去。有人叫你們再來，沒有人找，千萬的先別回來。」又對姜家弟兄說道：「文龍、文虎，你弟兄二人，可將此話記住了。」回頭看見自己女兒眼花似的。姜氏道：「大家交鏢未走之時，驚走二寇，他們爺幾個可曾說了嗎？」何玉道：「我已說明。何斌與三個徒弟，以及咱們二弟，他們一聞此時，當時辭了不去。是我將他們給轟走了。一來是為寶鏢，二來為是見了王爺，好得出點賞賜來，也是咱們山東人的臉面。因此我沒叫他們在家。」姜氏一聞此言，是雙眼落淚。何玉道：「你不必啼哭啦。你我夫妻一場，我說個不祥之話。我若是有個不好，那西川路的賊人到啦，你可以替我累碎三毛七孔心。我有個百年之後，你替我與何斌說一房兒婦。咱們女兒玉蘭，也給她找了個根本人家。我在地府陰曹，也甘心瞑目。」何門姜氏一聽此言，說道：「那我回到家中，也是放心不下。你一個人太孤哇。」何玉說：「你就不用管啦。那西川路的賊人，不來便罷，來了就少不了。我是顧了與賊人交戰，還是顧你們呢？莫若你們是走者為佳。再者你們不在家，我一個人跟他們打。我有個打不過的時候，咱們這方左右的鋪戶是多的，無論藏到那家全可以。你們要是不走，那我可就著了大急啦。你們還是趕緊歸著齊了走吧。我要是不派人去叫你們，可千萬的別回來。」姜氏這才收拾齊畢，命人又備了一輛花車，便隨同姜氏弟兄與玉蘭姑娘，夠奔河南姜家屯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說何玉。自打姜氏母女走後，他一個人憂愁煩悶。走了有四五天，老家人何忠暗中向店裡伙計說道：「咱們主人也不是怎麼啦？見人很不愛說話，平素不是這個人呀。這可是怎麼啦？」伙計說：「是呀。不知道是怎麼啦？凡人不理。」何忠道：「知道的主兒不用說。那不知道，一看我們主僕，真好象是弟兄一般，說話又近又客氣。」店中的先生聽見此話，他見了何玉，便說道：「大掌櫃的，您這些日子不愛說話，不愛理人，透看煩悶。不用說是想我嫂嫂啦？」何玉說：「你別費話啦。」此時何忠在一旁說道：「主人，您不用煩悶。再等幾天，我那少主人也就從東京回來啦。」先生姓王，名叫王善，在旁說道：「大掌櫃的，您可

以到外邊走一趟。是咱們何姓的店就去，把店裡的賬取了來。我給您查一查總賬，看看有底漏的沒有。」何玉答應了。他自己便出了店門，拐彎往西，出了西村頭。進後街西村頭，來到路南。頭一個店，便是「祥合店」。這個店的南房與祥平店的北房對著。這一句是個墊筆，後來到中套寶刀對鏢時有用。當下何玉進了店。大家一齊說道：「東家來啦。」何玉道：「何普，你把總賬給我拿來我看一看。」那何普打開櫃，取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東家您要總賬嗎？」何玉說：「對啦。」說著話，伸手接了過來。出了祥合店往東，一家不少，大小店的總賬，也全給拿了來。出了東村口，再進前街東村口，回到吉祥店的門前。看見路南雜貨店的門前，站著一個人。身高八尺開外，身穿一身青，用袖子遮著臉。何玉心想：「我瞧他乾嗎呀。」他便叫開了門，來到屋中，令王善一查賬，並沒有底漏之人。王善道：「我為是叫你出去散遊一下子。我也知道沒有錯兒。」遂對何忠道：「老哥哥，您去辛苦一次。是哪家的賬，還給那一家。」何忠答應，抱著賬出去不提。

如今單表，門前站著那個穿青衣裳的人，乃是西川路的淫賊，銀花太歲普鐸，雜貨鋪門裡還有兩個人，便是那雲峰段峰。他二人自從中三畝園漏網，來到劉家寨鼓惑是非，由劉家寨回了西川。走在火龍觀，進去見了為首的飛火燕子夏德桂，上前施禮。夏德桂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那一陣香風，把您刮到我這廟中？」雲峰說：「哥哥有所不知，那屯龍口打虎灘完啦。只因老兒何玉聘請山東各地的賓朋，攻破了山寨。後在中三畝園，捉了普蓮，我弟兄逃走。如今他們拿我們，如同鑽冰取火，軋沙求油一般。其中還有一個蓮花黨的大仇人。」夏德桂問道：「是誰呀？」雲峰道：「就是那石錦龍的次子，石祿。」他一說年歲、面貌、穿衣打扮、以及兵刃坐騎，夏德桂用筆記下。雲峰道：「我們在中三畝園的時候，普大哥曾說過，倘若不幸被獲遭擒，那時叫我弟兄二人，趕奔西川。是他交往的朋友，全給送信。道兄，我們得趕緊的走。那何家口的人全教入京都，趁此時那裡無人，趕回西川，到那銀花溝去找我二哥普鐸，好殺何玉個湊手不及。」夏德桂道：「等我與你二人拿點盤川來。」雲峰說：「不用。我們在路上，若是寬闊的水兒，撈他一網，不是就有了盤費了嗎。」說完他二人辭別老道，出廟趕道，直奔銀花溝，非只一日。

這一天來到了西川銀花溝。他二人剛一進東山口，對面來了兩個兵卒。就聽那兵說道：「原來是黃家二位寨主。我二人給您叩頭。」雲峰上前相攙，說聲：「免禮吧。你們二人往那裡去呀？我來問你一件事，殷志文、殷志武，他們弟兄回來沒有？」兵卒說：「回來啦。」雲峰又問道：「高氏四猛回來了沒有？」兵卒說：「也回來啦。」雲峰說：「我二哥可在山上？」兵卒說：「正在山上，正盼想你二人回山。他聽人傳言，屯龍口打虎灘被剿。說你們二人與普大王，逃走不知去向。山中金銀物件，已然抄產入官啦。」雲峰道：「你們不用說啦，去買你們的東西去吧。若有人問我二人回來沒有，你們就說沒回來。兩個兵卒說：「是。」他二人走了。雲峰二人這才往裡來，到了山寨大門。那守門兵卒問道：「黃寨主，你們二人回山啦。我那普大王呢？」雲峰道：「你們先與我通報我二哥，就說我二人回山。」兵卒答應，轉身往裡去。到了大廳，單腿打躬。說聲：「報！」普鐸說：「報上來。」兵卒說：「現有黃家二位回山，在寨門外等候。」普鐸忙問道：「可普有大寨主？」兵卒說：「沒有。」普鐸說：「待我出迎。」當時他便迎到寨門外。黃家二人上前行禮。普鐸問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回山來，我那兄長呢？」雲峰說：「二哥，快跟我弟兄下山，夠奔何家口，刀斬何玉的滿門家眷。」普鐸問道：「為甚麼要刀斬何玉滿門呢？」雲峰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咱們到裡面再說。」當下三個人一同到了大廳。那高氏四猛，及巧手將殷志文，花手將殷志武，六個人異口同音的問道：「黃家二位弟兄，聽說屯龍口打虎灘，踏為粉碎。但不知你弟兄二人，隨普大王逃往何處去啦？」雲峰說：「我弟兄三人，棄舍山寨。黑夜之間，我普大哥帶我二人，趕奔中三畝園的徐立家中存身，躲災避禍。普大王心中所思，躲個三五天，再行回西川。不想我弟兄頭一天到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老賊何玉，就帶著群賊追到了徐立家中。內中有一人，姓石名祿，外號穿山熊，金鐘罩護體，週身橫練，掌中一對短把追風鏢，將普大王拿獲。在未獲之時，我普大哥問我二人，是盡其交友之道，還是盡其神前那一股香。我二人說，願意盡神前那一股香。」普鐸說：「你二人錯啦。」雲峰說：「錯者何來呢？我普大哥說：你二人錯啦，我不幸要在中三畝園，被獲遭擒啦。你二人必須別拿我為重，你們快逃走，夠奔西川銀花溝，將我二弟領到何家口。我被擒之後，他們准將我與寶鏢一齊入都。你二人隨普鐸，一到山東何家口，豈不是殺老賊個湊手不及。那不就與我報了仇啦嗎。你二人要盡其神前一股香啊，隨我被擒。那時西川你二哥不知咱們三個人死於何地，他作夢也難測到。那豈不是白白的廢了命嗎？當時我一聽有理，當時便允了。普大哥令我記在心中。所以第一天的夜內，我弟兄二人一看，他們人太多，便棄舍兄長。才來到銀花溝與二哥報信。」普鐸一聞此言，「噯呀」了一聲，翻身栽倒。大家上前攙叫。少時他緩醒過來，說道：「各位賢弟，替我照料山寨。待我與黃家二位賢弟，遵我兄長的遺言，夠奔何家口，找老賊報仇。」當時三個人將使用的軍刀物件拿齊，多帶銀兩，外面有人把馬備好，三個人出寨上馬，辭別高家弟兄等，三個人便向山東而來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殷志文、殷志武，他們與高家四猛，回到大廳。殷志文奔內宅。書中暗表：那殷志文與普門馬氏有染。他到了內宅，夠奔上房，一邊走，一邊說道：「嫂嫂。」屋中馬氏問道：「外邊甚麼人？」志文說：「小弟殷志文。」馬氏說：「志文啊，你到這裡來可要小心點。咱們二人之情，你二哥可略知一二。倘若被他撞上，你可小心你的項上人頭。」志文說：「嫂嫂，你我之事，左不是婆子丫環，走露了消息。你還能告訴我二哥嗎？」馬氏一聽也對，當時將婆子丫環全部退去。殷志文進了屋中，說道：「嫂嫂我跟您商量一件事。」馬氏說：「有話你趕緊說，說完了好快走。」志文說：「嫂嫂不用擔驚。我二哥已然與黃家二峰，上何家口報仇去啦。」馬氏說：「他三人，但不知與何人報仇去了？」志文說：「與我大哥普蓮報仇。」馬氏道：「那是畜生啊，千刀萬剮死者不多。你二哥乾嗎與他報仇呢？」志文道：「嫂嫂，我大哥與我二哥，乃是一母所生。你為甚麼辱罵普蓮呢？」馬氏說：「志文，你有所不知。那普蓮乃是貪淫好色之人。他家運不通，你二哥下山，請你二人走後，那普蓮來到內宅，調戲於我，我將他罵出門外。沒想到天色已晚，他夜入內宅，用薰香將我薰過，被他人所污。這個薰香不是好東西，敗壞好人的名譽，一聞上時，是人事不知。你二哥請你二人半個月有餘，那普蓮他是日不空夜。後來你們回山，我對你二哥一說。你二哥才心生一計，在廳前與畜類面前告假。你二哥遂夜挨緊衣，趴在內宅後房坡。普蓮二更來到內宅，用薰香，聽屋中沒了動靜，他撥門來到裡面，掌上燈光，那普蓮寬衣解帶。你二哥來到前坡，跳在院中，辱罵普蓮，將他罵得閉口無言。那時你大哥挪嘴唇響瞭哨。雲峰、段峰、黃花峰三人趕到，解去此危。那普蓮無面目再見眾人，這才帶他三人，夠奔山東。他才到了屯龍口打虎灘，命兵丁向內回稟丁銀龍。銀龍當時將他讓到山寨，人家才把山給他。」殷志文道：「嫂嫂如今他們三個人上山東，多少日子才能回來呢？不過據我想他們此去，報了仇也是麻煩，人家不能善罷甘休。若是報不了，他們也就命喪山東。莫若咱們帶著姑娘，三個人遠走，倒有安樂之處。」馬氏說：「那倒不必。容等我那夫主回來，我聽一聽那邊的情形，再作道理。」殷志文道：「姑娘已然二歲啦。要等姑娘長大成人，也脫不開大家之手。」馬氏道：「志文，我與你有夫妻之情。那普鐸已略有耳聞，你可要小心了他。」說著話，馬氏夠奔東裡間，將婆兒以及自己女兒普紅花，一齊叫到西屋，向紅花道：「姑娘呀，你父親上山東，前去報仇。容他回來，聽他有甚麼言語。你可知道此事嗎？」紅花說：「娘呀，我不知。」馬氏又問婆兒道：「你可知道內中情形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已經知道了。」但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